

由「新瀉事件」及「京都事件」分析日本教育的瓶頸困境：

最近，日本接二連三發生二件史上罕見、慘不忍睹的事件：一則發生在新瀉，被稱為「新瀉事件」；另一則發生在京都日野小學學校的園內，又稱之為「京都事件」。

「新瀉事件」：

現年三十七歲、住在新瀉的佐藤宣行，在九年二個月前，誘拐當時尚就讀於小學四年級的女學生，並將其監禁於自家住宅二樓迄今。這段期間內，該女子的衣，食等相關瑣事，均由住在一樓與佐藤氏同住的母親張羅。

事發後，其母親表示：由於畏懼其子暴力，雖隱約知曉樓上有他人形跡，非但不敢求助警方，連干涉的勇氣亦無。

「京都事件」：

住在京都現年二十一歲大學重考生的岡村浩昌，闖入該市日野小學校園，慘殺了該校二年級小學生，該生與兇嫌非親非故、且無冤無仇。案發後，岡村氏在警方帶離住家途中自殺。

警方在其住所內發現遺留品，其上書寫著「我所憎恨的教育使我出此下策，這是我唯一的恨意吧？」由遺書內容判斷，他一方面承認自己的犯行，同時也深切的表達對教育無可寬宥的恨意。

共通點：

這兩起事件，加害者二人均成長於單親家庭。佐藤家境富裕，母親溺愛，本人於中學生時，由於被同學譏笑過世父親和其母親年齡差距三十多歲，致使逐漸與同學疏遠，最後只

與聽命於渠之幾個小學生交往。

岡村則自小成績優秀，高中二年級留級後，由校方強制休學。此事帶給他極大挫折感，其後便不與鄰居交談、來往。

由上可知，處於孤獨家庭，與社會疏離，憎恨學校教育之心態下成長的這兩位青年，缺少長輩的正確引導、社會的愛心關懷、良師益友的開導，終於在眾人的忽視下，造成無可挽回、害己又傷人的嚴重後果。

經媒體報導後，此兩起事件帶給日本全國各界驚駭，尤其首當其衝的教育界。今後，如何教導學童愛惜自己生命，尊重他人生命尊嚴，也成為家庭、學校及社區的重要課題。